

# 2008



# 精气神

冯京旭 书

## 打开的门

任崇喜

又是一年了,时光之手又为我们轰然打开了一扇崭新的门,我伫立在它的面前张望。

在这个时刻,总该说些什么吧?然而不,脑子里竟然是一片混沌,如同这个早晨窗外弥漫的白雾。迷茫之中,一种声音传来,一下接一下,从容淡定却不分说,步步逼人,入耳入肺入心。一种烟样的寥廓骤然而至,屏气细听,举目四顾寻找,这不就是钟的滴答声吗?一种习以为常的事情,竟在此刻陌生了。

对于哲人,时间的脚步是来者自来,去者自去;对于诗人,则是“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”。于我这么个庸人,营营于吃喝写意,满足于做好人子、人夫、人父,凡事但求舒心,日子是在随意中挥霍了的。既然时之来去不由人,像天罗地网可以打尽生死、爱恨、哭笑、得失和千秋万载的记忆、遗忘,自当听之任之,又何必涕下?平常日子里,只求以自己的本分为舟,以爱心和智慧做桨,向着自己的文字彼岸一浆一浆地划。但偶然回首,也会悚然惊起,怎么,10个年头就这样过去了?

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与文字为伍的。写一种心迹的文字,不求章法,摆脱束缚,体味的是那种载心载道的灵性。这些源自心灵的真音,虽然不一定美丽,却给我异样的充实。有朋友说我活得太认真。或许正因为太认真,面对喧嚣与浮躁,面对物欲横流的冲撞,我时常陷入莫名的苦恼之中,恨不得立刻“种豆南山下”,做“现代的梭罗”,隐居、独处、冥思,与自然对话,在蛙声与鸟鸣中获取欢愉,在晨雾暮霭中求得安静,让灵魂得到安慰。至于物质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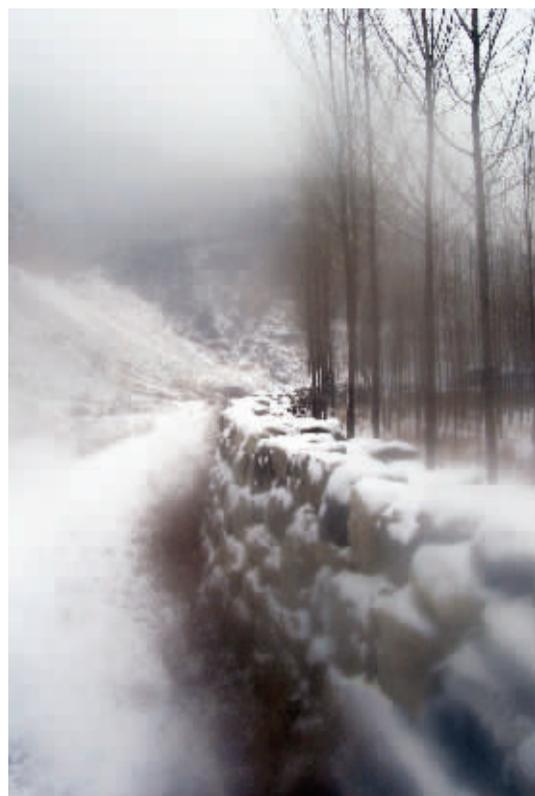
活,则只有一个重复的词:俭朴,俭朴,还是俭朴。然而静下心来却又觉得可笑。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的那样,隐居和俭朴对于梭罗来说只是一种姿态,与其说他制造了一个神话,倒不如说是我们自己的某种幻觉与矫情。而在这迷茫之中,从我的指缝间倏忽漏过的时光又不知几何!仅这一点,我就不如阳台上的那株玻璃翠。

玻璃翠很好养,也不争宠,随便放在哪个角落,即使是与我称之为“冬日前面的火焰”的菊花为邻,也不卑不亢,只以自己的姿态和颜色存在着,生长着。即使被遗忘,它也不落寞、不浮躁,守着属于自己的那团阳光和土壤。它枝叶翠绿地舒展,于无声处坚持着,因为翠翠盈盈,在北方的冬日里便显得很纯粹、很名贵,给人一个繁花季节的想头。

“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,使我的生活跟大自然一样简单,也同样纯洁无瑕。”又要踏入时光的另一扇门了,我不年轻也不苍老,到底还需要什么?不在自己的桌前守着文字的土地,不在劳作中挥洒汗滴,还想从何处获得真正的快乐?

我的身后依然是弥漫的白雾,我曾经把握的,我曾经失落的都已经成为过去;我的前面是一扇崭新的门,门内的风景无限。灵魂在高处,时光之长河不可逆转,然而千载倏忽,只有一种东西可以不灭,它默不作声地存在着,悄悄地维护着这个世界。

这个不灭的东西是什么?我要进门仔细地寻找。



路

李鲲鹏 摄

## 拜年

鹤煤集团丰达公司 魏彩云

阔别家乡已有20多年了,每年春节都让我想起家乡其乐融融的拜年景象,心头总是暖暖的。

大年初一,天蒙蒙亮,人们都已吃过早饭,收拾完毕。

“快出来,拜年啦!”大娘在当街一声喊。

“来啦,来啦!”母亲、婶婶,还有大娘的儿媳们慌忙从家里跑出,按辈分排成纵队,领头的自然是大娘,母亲紧随其后,男队是由我大伯领队。按家乡的规矩,未出嫁的闺女大年初一这一天是不能出门的,可我那时仅有八九岁,和小伙伴们可以混在这拜年的队伍里。

大娘看看人到齐了说:“咱们走吧。”

“走吧。”母亲应声。

大娘小时生病腿落下残疾,走路时总是一拐一拐的,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娘的行走速度。大家说说笑笑,来到一长辈家门口。“老婶子,给您拜年啦!”大娘边喊边进院,院中间铺着一张竹席,前面摆了张条几,条几旁有把老式太师椅。因为天冷,老长辈并没有坐在椅子上,听见喊声,老人家笑容满面地从屋里迎出来。

“老婶子,给你磕个头吧?”大娘看看竹席说。

“磕吧!”老人笑着说。

“真磕啦?”大娘又重复一遍。

“磕吧!”

大娘见老婶子没有松口的意思,便把两腿颤巍巍地并到一起,身体摇晃着慢慢屈膝下跪。就在大娘双膝快要跪倒时,老人一把把大娘架住,“你还真磕呀!”大家轰地笑了,大娘也笑了。“外面太冷,快进屋吧!”老人把大家让进屋,忙着给大家倒茶、端瓜子盘、拿糖果花生等,我和小伙伴们口袋里也被老人塞得鼓鼓的,心里非常高兴。

大娘热情地与老人唠着家常,大家在屋里说笑一阵后,起身向老人告别,又往下一家走去……

对老家春节拜年的场景我记忆犹新,前日我与老家的叔叔通电话,问及家乡拜年的情景是否如故时,叔叔不咸不淡地说:“都变了,现在家家都有电话了,不用出门,一个电话就把年拜了!”

“那大娘呢?”我问。

“现在都给她拜年了,初一一大早你大娘家的电话就响个不停。”

放下电话,我的心情无法言说。

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,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,也改变了祖辈传下来的拜年风俗,冷冰冰的话筒里传来的几句问候缺少了面对面互致问候的温情。

## 在心灵种满鲜花

张世普

岁岁春节,今又春节。又该过年了,可萦绕在脑海的感慨挥之不去:今年的“年”怎么过呢?那种扳着手指头数日子等“穿新衣、吃饺子,小姑娘戴花,小小子放炮”的心情早已渐行渐远了。

为什么儿时过年的愿望那么强烈而现在却越来越淡呢?是如今生活好了,天天都在过“年”,没有了感觉吗?不尽然,我曾经看见长年远离故土者回家过年时的欣喜若狂,也曾经体会过正月乡村街头路口狮子舞、闹花灯的热烈奔放,与其说那是在过新年,不如说是在尽情播撒美好的祝愿。

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追求和希望,迎接新年不就是在迎接万物生命的开始,不就是在对未来祈祷吗?

一个愿望就是一朵美丽的花,过年了,我们一定要种一朵鲜艳的亲情。在新的一年里,无论怎样忙碌也要回家看看白发苍苍的父母,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是浓浓的亲情。陪着年迈的父母,回忆童年的往事,展望美好的未来,让开心的笑和幸福的泪浸透至深至美的亲情。

过年了,我们也要种一朵鲜艳的执著。在新的一年里,三省吾身过好新的一年的每一天。身居要位掌印执符,忧国忧民心系苍生;人在陋室诗书相伴,不气不馁自强不息;跃马商场身资亿万,看淡物欲不沾铜臭;身侍农桑笑对天地,勤劳耕作五谷丰登……

过年了,我们还要种一朵鲜艳的真诚。在新的一年里,用心感受、用心对待,与人至真至纯地交流。

过年了,我们更要种一朵鲜艳的关爱。在新的一年里,学会尊重人,用一颗火热的心去温暖人,让自己与他人共同生活在关爱的天空下。

在心灵种满鲜艳的花朵,我们就会品出春节恍如藏在地窖里的一坛陈年女儿红,开盖后才香气扑鼻,饮下后才沉醉其中,世界是那样多彩,未来是那样斑斓,亲情是那样温暖,生活是那样有意义……



### 咏蜡梅

淇滨区 赵红玲

四季无虞赋清闲,独领风姿数百年。秀容婀娜令人美,雪打风吹更娇恬。

生就不惧冷与寒,独为寒冬增秀颜。不屑与众花争艳,只留清香在人间。

天生傲骨意志坚,独在三九笑冰川。甘于淡泊不言苦,倾尽毕生心自宽。

## 朝露寒暑

李威 书

